

昨日星光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



程保平，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

上弦月慢慢变亮时，金洲便一点点矮下去，暗下去，四野的树渐渐合围，像一圈巨大的黑幕，托着月牙如女神般珊珊地登场。

收工的老人妇女疲惫地回到家，屋顶随后升起炊烟，也是慵懒疲惫的样子。没有车声，没有人声，连鸡鸭的叫声也是稀罕的，偌大的金洲就这样在时光里没入黑暗。

黑暗里，一定有不少黑暗的人睁着黑暗的眼，望着月牙儿，思念远方明亮的孩子。龙的老父说，我夜里开着电视睡，醒来等不到人，还能听个说话的。金洲跟龙的老父一道步入孤独的老年。

再到三更，月亮落下去，星星亮起来，那灿烂而白蒙蒙的银河自北向南而流，把天空映成暗蓝色，会是小时候的模样吗？我走在田野里，心思自然回到从前。

隔壁的大舌头那时候十七八岁，七巧那夜，他指着天上并排的三颗星说，牛郎织女今夜见面，王母娘娘要拦着，但黑喜鹊会搭桥，只是地上的人看不见。我便躺在凉榻上，和着露水，痴

痴地盯着夜空等，终是熬不住，迷糊糊地睡去。这一说就是五十年，但那凄美的故事就此长成一片白帆，促我想去远方的远方。

白天，大舌头从门口经过，头发花白，脊背微弓，一副邋遢的样子，见我微笑地说，家来了？

我还记得，大舌头的表妹那时还是姑娘，从山里来金洲看姨娘，有一条长辫子在浑圆的屁股上跳跃，干净的白衬衫竟是惊奇地扎在细腰上的。她羞答答地笑，大舌头跟着傻傻地笑，笑着笑着，就牵手到一起，如今一个成了爹爹，一个成了奶奶，就四十年的事。

大舌头说，当年高考分数下来，还是我跟你说的，不想你也退休了。

我当然记得那个夜晚，家家户户在门前敞地洒过水，搬几张凉床来纳凉。下头的大母舅晃过来坐，跟父亲明灭地抽黄烟，淡淡地说，丁家姨妈奶走了，一辈子一个人，也好。我插话，怎么是一个人？母舅答，往时有人从彭泽顺江放木排，停在洲头吃饭，有个后生跟她好上了，后来放排

去扬州，再也没回来，不晓得是淹死了还是有了人。

大舌头也是晃过来的，说，我听了广播，高考分数线出来了。他说的时候，脸色暧昧，是幸灾乐祸，还是心存祝福，我一时不敢明白。

那是一个月白风清之夜，江面有笛声银亮地飞来，我听着心是慌乱的，惆怅的，又是飘逸的，魔幻的，它跟着笛声走，在月光里跑得很远很远。

自此我独自走关河，长亭短亭，一走就是四十年，每一步都是泥泞，每一步都是沧桑。这让我总怀念那首歌：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真无奈，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愿意在这里等着你。“我”似乎是往年那个温暖的金洲吧。

可一旦归来，即为老年。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说了。

但这不影响我三更去看星星。那三颗星一定在，是从前那种冷冷的样子，看少年变成老年，看人间一代代人走过。而牛郎在追赶织女时走了千余年，还不知要走多少年。

不看也罢，睡觉去。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



毕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现居伊犁。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如看草花：读汪曾祺》等四部。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

再过两个月，小满就三周岁了。小满生在小满那天，于是，他有了现成的小名。小满一出生就生活在新疆，他以后填的籍贯是安徽桐城。三岁的小满，去年夏天回过一次他爸爸出生的地方安徽桐城和妈妈出生的地方安徽濉溪。

小满习惯于新疆的饮食，爱吃面食，吃羊肉，还爱吃面肺子。他的适应性比大人强多了，他的爸爸在新疆已经待了快二十年，还不习惯吃羊肉和面肺子，能不吃时尽量不吃。

小满两岁整十个月这天，他吃了第一口蒿子粑，继而吃下了整整一个。蒿子粑是他爸爸故乡的特有美食，他吃到的蒿子粑也是他爸爸的朋

蒿子

友用顺丰快递专门寄来的。他在一岁多的时候，就可以说出“我的老家在安徽——桐城”。从老家回来后，他能很快地在地图上指出安徽的位置，可以指出上海的位置……他的外公和表弟都生活在那里。后来，他还能从地图上指出他从安徽到新疆火车经过的沿线省份：安徽、江苏、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然后，就到伊犁咯。”

收到蒿子粑时，他不知道是什么。给他说了后，他跑到贴在墙上的地图跟前，指着快递走过的路线。沿着他的小手逆向而行，就是从他的故乡到他爸爸的故乡。蒿子粑是他爸爸的故乡在三月必吃的，现在，小满也吃上了。

苜蓿

村委会院子里的苜蓿长出来了。我们掐一些包馄饨吃吧。

村庄的绿，是先从苜蓿开始的。前几日下午，记起两句古诗，还是早上和小孩视频时他背过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不几日，春日阳光下，感觉草木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着。

野菜自也不甘落后，于是我们有口福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村吃山野味：野生的苜蓿和荠菜。荠菜已经吃过几次，涮火锅，凉拌，炒鸡蛋，就着村里的食堂，我们吃野菜。吃得满嘴生绿，仿佛吃下的是整个春天。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



董改正，男，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现居安徽省铜陵。曾从事过销售、饮食、图书、教育等诸多职业，现为阅读班老师。爱好文学，主要从事散文写作，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

鹭鸶立在水田里，单脚，肃羽，目视水中影。风来波兴影皱，云影动，天光动，青禾动，沟里冒泡泡，黑牛甩尾，群蝇嗡嗡。鹭鸶忽振羽，翅打开、上举，颈项斜前上引，清唳如绿，漠漠水田，青青绿野，鹭鸶如雪。顷刻和声四起，“扑扑扑”翅声不绝，群鹭翔空，水波粼粼，上下都是鹭影。

阡陌纵横，水田方块，鹭鸶曲线缭绕。水清凌，禾翠碧，鹭鸶纯白如雪。路不动，波涟漪，鹭鸶闲踱步，上身不动，长脚曲张，一步，一步，一步，凌波微步。动着的鹭好看，它的脚带起来的水好看，带出来的小小波圈好看，一切都在看着，屏息看着。水在看，天在看，云在看，走在河堤上的人，停住了脚，看了好一会，远远看去，他也像一只鸟，或一个戴草帽的稻草人。

行到兴尽处，倦了，单脚独立，长颈插翅假寐。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鹭鸶

它或是知道，或是不知？我如何能知道。来了一阵小风，使它的羽毛水波般流动了一下，它脚下的水纹细细密密，就像无数枚铜钱草。天象变了，很多水流走了，云变幻了很多回，一朵睡莲开了，一只青蛙跳到莲叶上。其间它动了一下，换了一次脚，脚下的小波圈一圈圈散去，渐渐大，渐渐模糊，终至于无。它像一滴露珠，在荷叶上滚圆，欲坠不坠。世界轻颤了一下。

静的鹭，动的鹭，飞的鹭。一只鹭，两只鹭，一群鹭。水边的鹭，田里的鹭，阡陌上的鹭，黑牛脊上的鹭。仲春至一整夏至半个秋的原野，鹭鸶都在，食鱼虾，吃贝类，吃灰蛙，长唳声声，群飞独立，水因此生动，田因此生动。有人因此写诗，这首诗要写一辈子。有人因此作画，这幅画要画一辈子。

我所住的湾村，枫河清冽，圩埂圈起来的万亩绿野里，鹭鸶翔集。我很

想就近看看它们，与它们对视，摸摸它们定然顺滑的翎羽，但我走不近它们，稍有响动，它们定然呼啦啦飞上半空，满天的鸟。回望埂上，足迹清晰，脚板弓处，留白俨然。

但我终于接近了鹭鸶。我躺在牛背上，看天，浑然忘了鹭鸶，牛走进青绿深处，甩尾伸舌撩青，响鼻声声，但鹭鸶不惊，或踱步，或觅食，或静立照水，长喙点水，与喙影相接。一只鹭鸶忽地飞到牛背上，它差点摔下去，忙伸出右翅平衡了一下，调整了一下，慢慢走到我的肚子上，啄了一只牛蝇。我屏住呼吸，它看看我，我看看它，我们四目相对，它吞下了牛蝇，喉管动了一下。

黑牛不知道这些。它继续慢步，走进群鹭之中，一片雪白，一片碧绿中的雪白，蓝天白云下的雪白，白水间的雪白。这片白，三十年来，一直在我的心里、梦里，直到故人黑白，故乡黑白。